

程

倉

倉

光緒紀元夏月湖
北崇文書局開雕

亢倉子序

老子之後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
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潔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
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後遊吳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
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脩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
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
洞靈真人書為洞靈真經

同書

潘氏藏書

擬明刊何榮注黃鍊音釋
本校正文
據子集本一校校同何注本
者以圖圍識之
甲寅閏月四日茗移

亢倉子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

亢倉子

亢倉子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
亢倉子之始來吾鮮歎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
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序亢倉子聞之色有不
釋其徒繁儼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
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繁儼曰不者夫尋常之
汗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鱗爲之制步仞之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爲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欬而
況羽俗序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譖來夫二子者知序函車之
獸介而離山罔咎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

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
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祖虜堯舜之間其終存虜千代之
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樗色蹇然膝席曰樗
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
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
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時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
龍已虜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攘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攘
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
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
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
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
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

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道
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
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
生何哭爲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
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
體靖者道之用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
宏量禮所以齊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汚好質
黑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
之潔汚者矣夫瞽眇者以黠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
安知識者不以爲類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
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所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

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傲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耳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眎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氣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肩臆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

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奠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菽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雜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

夜分僅息農人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
潤賈豎之道也燕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僊高士
之道也剽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
類之各順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
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
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金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
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
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
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
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

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愛同
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詔處勞而不為
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無濼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
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
矣人臣亦無濼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
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
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
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
吏之辜也吏之有辜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
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濼吏奉濼則政下宣政下宣則

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
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
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
而消百福曰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
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
弓先君得之于胡綿棧功寶傳章翼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
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
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楚之寶以贖罪於君楚所不能
君必致失眞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違不直以耗奪
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

上義固存鄭其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前胡珪戎弓往
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
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焉人之情欲生而
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
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
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
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攜保
抱逋逃隱蔽漂流捃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
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
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匱者日
匱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
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

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
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
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
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
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
國則誅之迺能無復逆節矣誠知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
有干情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
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
之百藝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器作態度考之十全
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
取士則翦巧綺縠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
挾游飾益來而譽謬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

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
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
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
事試於士虐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
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
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
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羣情
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
順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書
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
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
哉廼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徒

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德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則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恥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追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忠不通而上下

膠戾矣莫知所追則讒禍繁興而眾不懼死矣夫恥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眾不懼死之謂盲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盲浮塞盲二者亂國之梯也荆君能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德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醅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醅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

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斡鏃以精金鷲隼爲之羽以之楛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衝覲武決勝加之駭駑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穫則其與劒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眾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鱗姦者出言義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德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德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胥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六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闊

遠牽率冀推時序平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遽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德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德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主而勿擾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商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

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
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
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
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
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恐之而主不恐者有主獨恐之而
天下人不恐者用天下人恐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恐者則天下
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恣恠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
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
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
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
隼翼而被之鷓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鷓也今夫小
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

而眎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
取人理也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
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
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
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
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
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
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
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
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序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攘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攘奪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世主豈不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副訐不怨黜退不悞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悞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

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引多萬物不化夫不妨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無理之世人得官邾龍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筮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爲國脩政今之清勤爲身脩名夫爲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脩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物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忠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上等之人

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恐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眾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眎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奠默職司勤辨居室儉問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

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誠小人輸其力齊有培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財寡合或爲乘皆夸毗者所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爲士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虛皆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謔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皆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

不換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換無昔者黃帝得常僊封鴻鬼容巨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眾賢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序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眾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眾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寤序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眾材則有餘眾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眎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眎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

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本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歛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皆天休

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立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眎寒燠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恐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脩則德容發輝于貌

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
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
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
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
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
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眴莊侯他問曰
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
應聲解劍而去烏虜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
恕而不言小人暴恣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虜
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

不克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
罕之當責眾人之惡者眴已善乎哉當責眾人之邪者視已正
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躁妄
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旣而甲在焉他夕
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仇旣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
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
勤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
告子子未甚信旣而翟西旣殺謂多言之人爲疎露亦有辭約
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閉而心疎者謂叢襍之
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
識安能洞詳有不可取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暴動而難靜時
有不可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

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是而非木情命未與耳豈不蹙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闡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疊日積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眾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眾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

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主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也賢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遠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質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恣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黃帝曰四時之不正正五

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
之容足耨之容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時事不襲故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
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
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畝地產財不與人
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皆追畝而作過畝而止老弱之
力可使盡起不知畝者未至而逆之旣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
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
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
畝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爲冷
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

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
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樹肥無使扶疎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糝瘠而
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
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粘
而香春而易而食之強失畝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糝而青
蠶得畝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畝之黍大本華莖葉
膏短穗得畝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
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臬而小本失時之麻蕃
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
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

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
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是
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
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
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瘵人無病瘵是疫癘不行
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
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王將眎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
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上館景王三日弗得
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虧盼曰
朕以主爲異之問而寧弊弊焉以斫刺爲故抑者隨其蔽而得

正者無如可矣景王一辯再舉歛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
天所命亢倉子仰懷而嘘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
俱夫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
上矣嘗無少選之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察同兵之兆在心
懷患而未發兵也疾眎作色兵也傲言推拔兵也侈鬪攻戰兵
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鬪矣黃
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夫有以烟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
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
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人之悅

色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與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虜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斂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悞，狠凌蹙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

上脫
臣本曰矣

注四子見何架曰疑子
棠序入

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河水讓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眾，辭未終，景王興，轉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冀於是步前稱，賜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書行道。子弟

按鬼氏曰：唐天寶元年，詔賜亢倉子為洞室，其書不獲，東陽王元取，諸子父義類若補其亡。周氏涉筆曰：其稱亢倉子，文章取士，則曾以倚，蓋益玉正指唐事。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此章，服皆近制也。惟書名一書，可後據二氏，則此書唐人所傳矣。然柳子厚唐人所傳，不問何而，且其書不應虛尊為後世子，為後世不虛尊，空補入是，皆有可疑。若公蒙道，其多擬商君書及三院，所謂云可後者，恐不審所指也。丁丑及日忘。

元倉終



程